

# 廣州文史資料

第六輯

一九六二年第二輯

(內部發行) 王

政協廣東省廣州市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一九六二年十月

## 編輯凡例

一、本選輯的印行，旨在積累歷史資料和推進史料征集撰寫工作的開展。所選的稿，多是撰寫者（提供者）的親身經歷和所見所聞（或雖非親身經歷，但對某一項史實很熟悉，並掌握到第一手材料而撰寫的），各有一定的史料價值。但這種史料是各人從不同的角度提供的，內容可能不盡翔實，觀點可能不盡正確，因此，本選輯只在內部作為不定期刊物發行，以供歷史工作者的參考。

二、本選輯所搜集的史料，包括清末到全國解放各個時期的各个方面，舉凡軍事、政治、經濟、文化、藝術、宗教、民族、華僑等的史料，均所歡迎。撰寫不拘體裁，不求完整，只要真實具體而能反映當時重要歷史事件或社會面貌的發展變化者均可選入。

三、本選輯的資料，歡迎閱者提出補充和訂正。

四、本選輯對來稿可加以綜合、刪節和文字上的修改。

316631

## 目 录

- 广东三个綠林省长(1917—1919).....彭智芳、龔志鑾( 1 )  
日本投降前夕蔣介石与重光葵的一次談判...杨紹权( 13 )  
李济深湯山被囚經過.....李达潮( 20 )

### 有关广州起义史料

- 攻打观音山广州起义軍.....莫 雄( 26 )  
参加攻打广州起义軍的片断.....陆 滿( 30 )  
繆培南师部后方負隅頑抗記.....黄和春( 34 )  
广州起义之役广东机器工会的暴行.....梁桂泉( 38 )  
广州起义亲历記.....雷云仙( 41 )  
广州起义的亲历与見聞.....梁若尘( 55 )  
广州起义史料笔談.....譚冬菁、梁秉枢、陈国良、  
陈功武、张亚雄、罗宗堂、黄艺博、黎思复、罗勤彭( 64 )  
‘四一二’事变在黄埔軍校.....沈重宇( 77 )

### 有关粵系部队瓦解与消灭的史料

#### 蒋介石分化余汉謀粵系部队史实

- .....李洁之、李汉冲( 80 )  
粵系部队六十四軍始末記.....刘紹武( 106 )  
广东六十五軍的瓦解.....范貞泉( 遺稿 )( 129 )

#### 广州淪陷时期見聞杂記四篇

- .....陈伯衡; 陈樵、商穆; 卫恭; 陈鶴( 139 )  
李汉魂办情报与李勉成被杀内幕.....林志鈞( 160 )

|                        |             |
|------------------------|-------------|
| 蔣特迫害民主人士的片断回忆.....     | 叶少泉 ( 168 ) |
| 宋子文与特务.....            | 张长修 ( 172 ) |
| 广州战犯拘留所.....           | 邓世汉 ( 175 ) |
| 温应星投靠宋子文事迹.....        | 黄领虞 ( 180 ) |
| 广府中学——一所文化封建堡垒的毁灭..... | 沈振中 ( 184 ) |
| 解放前华侨在广州投资纪略.....      | 陈子铭 ( 186 ) |

### 补充与订正

|                                |         |
|--------------------------------|---------|
| 有关无政府主义史料的几点补充和订正(郑佩刚).....    | ( 193 ) |
| 李汉魂封金挂印内幕的补充 ( 张汉儒 ) .....     | ( 195 ) |
| 陈济棠下野前企图利用陈可钰挡余汉谋 ( 林祥 ) ..... | ( 192 ) |
| 南京突围殉职的李少霞 ( 林祥 ) .....        | ( 146 ) |
| 几点订正和补充 ( 陈樵、商穆 ) .....        | ( 167 ) |

# 广东三个綠林省长

(1917—1919)

彭智芳 龔志鏐

1917年夏間，桂系軍閥陈炳焜任广东督軍，当时的广东省长为朱庆瀾。陈炳焜欲綜攬广东軍政大权，以朱庆瀾轄有警卫軍数十营，而且財权又在朱的手上，陈便借辞宣布戒严，自任戒严司令官，将全省軍、民、財政，置于戒严司統轄之下，朱庆瀾因此辞职离粵。广东省长一缺，遂先后由李耀汉、翟汪、张錦芳接充。

李、翟、张三人，均曾是綠林豪客，相继获任省侯，何以有如此凑巧？有謂当时两广軍政大权，握在桂系軍閥陆荣廷之手，陆原来就是甘兴霸的流派，惺惺相惜，这三人得任省长，是很自然的。

在这些年代里，我們适在李耀汉所統的肇軍任职，有亲身历与亲见亲聞的事，特就記憶所及，互相对照，写述出来，以供研究历史者的参考。

## (一) 李耀汉任广东省长

1916年六月，窃国大盜袁世凱既死，黎元洪就任总统，中国算是复归“統一”。但在广东方面，龙济光仍据着广州，負隅抵抗，与护国軍相持。陆荣廷所統的桂軍，与李烈鈞所統的滇軍，虽到达石围塘（广州市区西面，现广三铁路点）一带，亦未能渡过珠江，进入广州，两軍夹河对峙，

当夕阳西下，珠江两岸的黄沙与石围塘均有砲声，初更后便聞炮声隆隆，枪声不絕。兩軍对河互击，凡有一月之久，人民生命财产的損失，实在难以計算。黎元洪乃派朱庆瀾、薩鎮冰到粵調停。

朱庆瀾、薩鎮冰到粵后，分別向岑春煊、陸榮廷、李烈鈞、龙济光等調解。双方議定由北京政府任龙济光为琼崖矿務督办，率其所属部队移駐海南；并任命陸榮廷为兩粵巡閱使兼广东都督，旋将都督改称督軍，陸榮廷乃率其桂軍陈炳堃一师及譚浩明、莫荣新两部入粵，岑春煊隨着以其兩广都司令部及軍务院逃駐于广州东郊的农林試驗場。（岑春煊是兩广都司令及軍务院副撫軍長）

陸榮廷入粵未几，即請准北京政府以其所属桂軍第一师师长陈炳堃任广东督軍，他专任兩广巡閱使。当时进入广东的护国軍队，尙有李烈鈞所統的张开儒、方声涛两师，其大部駐在韶关，一部駐广州。除滇、桂軍外，在西江方面有李耀汉所統的肇軍十五营，河南（广州市区珠江之南）有李福林所統的福軍十营，广州有魏邦平所統的若干营，更有广东省长直轄的警卫軍数十营。群雄聚处，各掌軍权，鷹瞵虎視，互不相让。陈炳堃是督軍，实在难以控制，所以他的計劃，第一步夺取广东省长所直轄的警卫軍軍权，将省长朱庆瀾迫走；第二步拉攏和利用比較有实力的广东人李耀汉任广东省长<sup>①</sup>。陈炳堃取得陸榮廷同意，先由都司令委派，并請北京政府加委，北京政府亦乐得順水推船，徇陸之請照派。于是李耀汉遂異除广东省长。

李耀汉既異除省长，于是带着肇軍六营，到广州就職。（彭智芳就是其中的一营营长，全营駐在广府学宮）李又以所办的許武堂學員，作为省长的卫队，駐于省长公署內的东

道一院落。（莫志遠原是講武堂的教官，本跟着譚武堂進駐。）所遺肇陽羅鎮守使一缺，由李的親信統領翟汪升任。陳炯明又欲進一步拉攏李耀漢，以其女許配李之子，結為親女姻親，許李增編三營，委新興人溫其楷為統領，肇軍原有翟汪所統三營，李華秋所統三營，丘可英所統三營，陳均所統三營，古日光所統三營，計共十五營，連同新編三營，已增至十八營，在當時的軍事勢力已算不小。他又與河南的李福林，廣州的魏邦平，潮梅的莫榮新等，對孫中山均表尊崇，實則倒向北洋軍閥段祺瑞。

北京政府早已洞悉此中情形，乃對李耀漢極力拉攏，使往還，極為密切，更給以軍餉，並暗許李耀漢任未來的廣東督軍。

當時廣東省長一缺，未派定李耀漢充任之前，本以胡漢民之呼聲為最高，但卒為李耀漢所得。李就任省長後，聘胡漢民為省署高等顧問，月送俸馬費一千。胡却未有表示。但四個月後，便派員持章照取。

陳炯明在廣東督軍任內，事事專權擅斷，引起各方不滿。陸榮廷乃將陳炯明調回廣西，而以其妻弟譚浩明由廣西督軍調到廣東接督軍任。未及一月，譚浩明有事於湖南，為杜絕各方覬覦這一職位計，又急調其嫡系軍官，名為廣東人，其實是廣西桂平人原任廣惠鎮守使的莫榮新，暫行代理督軍，時僅一月，三易督軍，局勢混亂極矣。

莫榮新任廣東督軍後，知李與北京政府早有聯繫，而且地位相等，兵力較大，對李常有疑忌，因此械強補充，多如李所願。當時的廣東兵工廠長是鈕永建，歸督軍管轄，鈕永建自然是唯莫榮新之命是從，因此莫、李兩方時有齟齬。

有一次，莫榮新乘着四人大轎出天字碼頭，行經永漢門，

被刺客投擲炸彈，未中，莫貌示鎮靜，下轎觀察，他認為是李耀漢唆使，回署后即貼出告示（即布告），其中有“本督軍從軍四十年，不要錢、不怕死，豈一彈所能恐吓耶”等語。此布告語出雙關，明是指桑罵槐。至此，莫李關係日益惡劣，莫有陞為後盾，權專勢大，李所恃者只是鞭長莫及的北洋軍閥，滇軍方面對李亦無好感，李福林、魏邦平等也已逐漸傾向于莫榮新；李在此情況之下，只有過返肇慶，將省長事務，交翟汪暫管（有無代拆代行的文告記不清楚），遇有重大事件，翟仍派人到肇慶向李請示。

李耀漢雖離廣州回肇慶，但他的省長地位仍然存在，肇軍的軍權仍然握在手中。莫榮新急欲解除李之省長一職，使用武力，恐師出無名，且李兵力亦不小，萬一拖延戰事，反為不妙。於是運用政治手腕，從李的部下着想，威迫利誘，以拆李耀漢之台。先使人勸誘翟汪，以接任李的省長為餌，更使人勸誘李的統領古日光如能不為李所用，將以肇陽羅鎮守使一職相酬。古日光是求之不得的，而且他又不是李的心腹，便一口答允。但翟汪初則不為所動，并揚言李待他恩同父母，他能够興家立業，起屋買田，升官發財，娶妻納妾，都是由李所賜，有人想叫他反李，是妄想的。

莫榮新再以此事商諸財政廳長楊永泰，楊力任說翟反李。

翟汪素有“阿芙蓉”癖，楊永泰亦同是黑籍中人，故常相接近，楊每以高麗參煮鴉片烟，携至省長公署翟的寢室吸食，兩人橫床直竹，款款深談。那時肇軍中的統領營長們，每日必到翟的寢室相見，無拘無束，如有好此道者，亦可參與其間。我（彭）是營長中的一員，營部設在廣府學宮，每日亦循例到翟室一次，對此情狀已司空見慣。他們談話全不忌

諱，而且楊永泰因自己沒有槍枝力量，這次收得一些有槍，以為己用，對於肇軍軍官貌至親熱，所以他們談話時我進亦無避忌的。

某夕，楊永泰對翟汪談一些東周列國及歷代皇朝的事，說到天子之下有諸侯，諸侯之下有百官，中國有十省，兩省一個諸侯，所以只有九個諸侯，諸侯以下便是官，其數太多，實在數不盡了。翟問鎮守使是什麼官，且認為一個不識字的人，而做到肇陽羅鎮守使，真是做梦也不到的事。楊永泰說，歷朝都沒有過這個官的名稱，恐怕過一百幾十年，就沒有人知到了。如果要后代子孫知到自祖宗做過什麼大官，享過什麼榮華富貴，最小都要做到侯，然後歷史才有紀載。今日的省長，就是昔日的諸侯，也有機會可以做到諸侯。翟汪聽了這番話，竟為所動。并恐怕莫老督不肯，又怕對李省長不住。楊永泰拍胸担保向榮新說項，并說，你雖然做了省長，如你事事向李請示，不仍是李做一樣，翟大喜答允。於是莫老新連夜請岑春煊令免去廣東省長李耀漢職，任翟汪為廣東省長<sup>②</sup>，李從此算脫離廣東政海了。

## （二）翟汪任廣東省長

翟汪升任廣東省長後，所遺肇陽羅鎮守使一缺，以肇的統領古日光升任，但實權仍是操在李耀漢、翟汪之手。

此時李耀漢雖已免去省長職，但仍住在肇慶的肇陽羅鎮守使署內，而且對翟汪亦能諒解，翟對李亦表示順從，因李仍是大權在握，並加緊聯繫北洋軍閥段祺瑞。這就使到榮新加深疑慮，於是就用快刀斬亂麻手段，大動干戈，向肇慶進迫，解散肇軍驅逐李、翟。

莫荣新在广州令沈鴻英用电话給翟汪，說肇軍造反，莫督軍已派兵平乱，你要怎样？翟汪聞訊大驚，急往見莫荣新，莫对翟說肇軍必要改編，但你可以繼續任省长，翟信以为真，仍回省署任省长。

莫荣新与杨永泰早有默契，决定翟汪去后即以杨永泰接任。杨既急于任省长，乃派省議員某（姓名忘記）往見翟汪，諷使辞职，并說事已至此，你有何主张，应早为打算。翟昂然答之，說我十余年尙在宿山（落草），有什么怕，若迫人太甚，使我势成騎虎，我惟有令飭所部，放火烧街，烧光才走。当时翟汪尙有兵六营，分駐在广州市西关永汉門等处最繁盛之地，莫、杨与省議員等商議，认为翟出身綠林，野性未除、可能做出此事，若不善为处理，或者会有“赶狗入穷巷”之虞，不得不再三考虑，乃再派省議員某往見翟汪，問翟有何困难，翟答以肇軍欠餉甚巨，我要十几二十万元发餉，方能离开。某議員回告莫、杨，当时杨永泰任广东财政厅长，对此当然不成問題，莫遂决定以巨款給翟汪，翟允款到手即辞职。

翟汪既决定离职，即拟发辞职通电，其策士民政处长周某說，如此做法，不甚妥当。乃献計收款后，先出沙面（当时沙面属英法势力范围），托辞医病，暫将省长职务，交与粤海道尹张錦芳护理，候到达香港后再电請辞职，比較安穩。翟采纳此計，令先拟好就医通电及布告各稿，候款到即行。未几款到，翟一面点收款項，一面用电话叫粤海道尹张錦芳<sup>⑤</sup>到省长公署商談要事，我（彭）当时在座，觀此情形，欲一观究竟，因此暫不离开。

张錦芳见了翟汪，翟便直捷了当地說，我要往沙面医病，請你来暂时护理省长。說毕，即将省长印信交与张錦

芳。张錦芳真是一头雾水，时已深秋天气，张仍頻頻以手帕拭汗，良久才滿面露出笑容，郑重行动起来，恭而敬之接受省长印信。

翟汪得款交代印信后，即回房“清算”餉項。肇軍中駐在廣州的統領營長和各級軍需人員，在客廳等候清餉，等到日已西沉，晚飯未吃，直至暮色迷蒙，餉仍未發，人說翟營長由間道去了，他們才苦笑而散。

翟汪為人很少說話，我（彭）記得在1920年粵軍回粵時，翟亦收編舊部以響應粵軍。陳炯明任翟為浩字營總司令，粵軍占領廣州后，翟亦到廣州，住在東亞酒店。我曾往陳銘樞訪問他，坐了許久，他竟未發一言。

### （三）張錦芳任廣東省長

張錦芳接受廣東省長印信后，即往督軍署向莫榮新請示，莫令張將翟汪遺下的軍隊，善為處理，指定黎章鴻所統的肇軍三營，交給張錦芳接管，作為省長公署衛隊；陳炯明所統的肇軍三營，交與江防司令申葆藩改編；至于廣東省長一缺，暫由張護理，候武鳴陸老師指定后，請岑總裁委派。當時廣東是自主時期，已不受北京政府統轄，政府是總裁制，總裁七人，為岑春煊、唐繼堯、陸榮廷、伍廷芳、唐繼堯、林葆懌、孫中山。（孫中山在政府未成立前已高穗赴滬，未就職）政府的首席總裁為岑春煊，所有一切都由岑、陸決定。

在群雄并處的當時廣東政局，覬覦廣東省長一席者，不乏人。如桂軍方面，就想公推莫榮新兼任省長，因為桂軍各將領，可以借此獲得介紹各縣縣長的便利；滇軍方面則推舉李根源；國民黨方面則公推伍廷芳或胡漢民充任，可以

置一些政治人物，和取得一部分經濟權；至于广东省議會方面，則屬意楊永泰，因楊永泰在參議會競選時用了不少錢，收買過一些人，尤其是李耀漢、翟汪的去職，都是由楊奔走設計，莫、楊之間早有默契，由楊接任省長，岑、楊之間亦有特殊關係，省議會也有直接推選他的擬議。因此楊永泰對這一任省長，已十拿九穩，大有舍我其誰之想。

在此各方面競逐，相持不下的時候，岑、莫亦難以決定，只有急電武鳴向陸榮廷請示，陸榮廷認為這一個省長缺，就這麼多人來爭，個個都是好朋友，給誰也不好，不給誰也不好，不如順水推船，就給張錦芳罷，于是岑春煊就下令任張錦芳為廣東省長。

#### ①李耀漢略歷：

李耀漢，別号子云，廣東新興縣天堂墟人。体格魁梧，通曉文字，少年時在鄉教學，并替鄉人寫書信及婚姻禮帖等。其族叔李北海是新興高要三羅一帶著匪，其所發打單勒贖等等的信件，多出於李耀漢之手，漸為地方人士所知，向官廳控告，官廳不斷追查搜剿，李耀漢便隨着李北海走上“梁山”。他与李北海等曾搶劫云浮縣腰古一當舖及搶劫某稅廠兩處為最出名。

清光緒末年，各處盜賊蜂起，李北海的羽翼漸丰，常常出沒于西江一帶，其他小股，亦借他們的名義，為患鄉間，廣東水師提督李准，深知自己力量，不能消滅他們，乃採用剿撫兼施計劃，于是招撫李北海出任哨官（哨官如今之連長）。李耀漢就隨同李北海出任哨官（即連部書記）。后李耀漢背離了李北海，李准將李北海扣留判處死刑，以李耀漢有功，即以該哨官缺派其升充。

李耀漢得任哨官后，不久，得李准信任，升為水師提督衙門的親軍管帶（即營長）。約數月又升任廣東西路巡防營帶兼任廣

东省云浮县守备，在清代的武官，当到都游、守备等职已算正印官了。

辛亥革命，李耀汉率部反正，1911年初（民国元年）李升任帮统，旋又升任标统（团长），驻防肇庆德庆一带。此时袁世凯已开始计划削弱广东方面的国民党势力，因而利用德庆县长梁迈为介，暗中联系李耀汉以备收为己用。

1913年第二次革命（癸丑革命）袁世凯命龙济光由梧州率兵入粤，并任命龙为广东都督。又诱使李耀汉在肇庆率兵响应龙济光，李更为之拉拢三罗驻军统领贺耀组等为声援，贺即派兵一营随龙济光入粤，彭智芳是该营的一连连长，率队同行。肇庆三罗德庆一带，为广西军队入粤的要道，尤其肇庆是两粤军事行动时期的一重要枢纽，龙济光既得此大力帮助，得以顺利占领广州，就任广东都督。

龙济光入粤之后，论功行赏，任李耀汉为肇阳罗司令官，将其军队扩编为十五营。

未几，袁世凯将各省的都督名义取消，改任龙济光为将军，统辖广东全省军队并设广惠、肇阳罗、潮梅、南韶连、高雷、钦廉、琼崖等七个镇守使，均属龙济光管辖，李耀汉得任肇阳罗镇守使。

1916年袁世凯称帝，改元洪宪，首先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黎拒不受。广东方面，封龙济光为郡王衔，封李耀汉为男爵（袁称帝后的官制），在广东的小军阀中，得袁封爵位者只李耀汉一人。

袁称帝仅八十余日，蔡锷唐继尧在云南组织护国军讨袁，陈炯明在桂宣布独立，响应护国军，形成滇桂联合的护国军，会师东向。肇庆是广东西面第一重要门户，李耀汉深知龙济光已无能为力，乃响应护国军，反对龙济光，欢迎岑春煊及滇桂军到肇庆。这一着迅速做成讨袁反龙的优势：影响时局实非浅鲜，当时京、津、港、沪各报，均出现大号字印出的李耀汉的名字。

岑春煊既到肇庆，即组织两广都司令部以指挥两广军队作

战，并以梁启超为都参谋长，李根源为副都参谋长，章太炎为秘书长，杨永泰为财政处长，随着又组织军务院，以唐继尧为军务院抚军长，岑春煊为副抚军长，其他如陆荣廷、李烈鈞等则分任抚军，以统一指挥川、滇、黔、粤、桂各省军队作战，声势浩大，使窃国大盗袁世凯羞愧急怒，暴病而亡。肇庆原是一小地区，各省豪杰之士云集其间，李耀汉筹措供应，各方亦感满意。我们同学十余人适在保定军校毕业，亦间关到肇庆投效，时当盛夏，晚膳后散步时，每见国学大师章太炎，乘着肩舆，手执葵扇，穿着波罗麻短衫黑胶裤，行向东门外塔脚街，态度雍容，人们认为是诸葛复生，倒袁必矣云。

李耀汉当日得任广东省长，固属时势使然，而迎岑讨龙，也是原因之一。李任省长数月，被莫荣新排挤去位，在他未高职之前，北京政权曾想利用他来对待广州的桂系，并暗中以广东督军一职相许。但知其幕中人才缺乏，僚幕如参谋长彭华煊、副官长邹其观、政务处长梁日东等只晓咬文嚼字。将领如李华秋、霍汪等，原是草莽之夫。丘可荣、陈均义、古日光也是行伍出身的。以之“清乡”或有余，战斗（内战）力实不足。李自己认为文武兼备的只有贺綏珊一人，但已被莫荣新杀死。（贺綏珊湖南人，清末时任巡防营統領駐防罗定，与李有旧及李任省长，电其来粤任高要县长，旋调新会县长。）陈炯明曾问李耀汉部下有何能人，李答以贺綏珊文武兼备，如有事发生，贺可以负西江重责，及莫荣新动兵对李时，首先密令驻新会的桂军营长李宗仁，立刻将贺綏珊枪毙。至李在肇庆设立的肇军讲武堂，虽亦罗致了陈元泳为堂长、苏援图为教育长，此两人均日本士官学生，又以陈章甫为教育副官、沈重熙、陈定平、辛燮、张运鑑、苏陈亮、陈保模、黄焜泽、罗造时、张文令、龔志靈等多位教官队长等，但均不是与李有很深关系，学员亦只四五百人。力量不大，因而未果。故李卸广东省长避地香港时，虽仍不断与北洋军阀联系，亦无成就。后李就近联络漳州的陈炯明，并暗中收编曾被桂军解散而散在田间的肇军官佐如馮德輝、苏广、梁国鸿等等，至

粵軍回粵，陳炯明便任李耀漢為粵軍新編第六軍軍長、編成兩個支隊，第一支隊司令為余六吉、第二支隊司令為陳均義，陳均義在陽江被伍屬扣留，李以該支隊的統領陳銘樞代司令。陳炯明到達廣州後，裁撤第六軍聘李為顧問。將余六吉部編入省防軍，將陳銘樞部編入鄧鏗的第一師。

李卸任軍長後，便在香港長作寓公。抗戰時回居肇慶，友人黃孝如說李在香港時，他曾與黃志桓往見他，見其書齋中陳列綾裝書甚多，其他古玩與名貴字畫，亦琳瑯滿目。李又頗信風水之說，他所住的堅道的房屋，係由港中一木士安吉堂為之選購的。

②霍汪，字浩廷，新興人，亦是綠林出身早年就跟李北海活動，李准招降李北海後，他也隨着投誠充當叅長（班長），李耀漢得任哨官後，就任霍汪當哨長（排長），李升一級，霍也隨着升一級，霍汪得升至省長，肇軍中人都說後浪推前浪，新興一縣連續產生兩個省長，肇軍中的新興人更引以自眩。

③張錦芳是廣東高州人，粗通文字，清季末葉，在廣西隨着陸榮廷，為陸掌筆墨，做寫打單勒贖信件的工作，張有“鼓上蚤時遷”的絕技，所以人皆稱之為“偷鷄張”，陸所組的匪幫，日漸擴大，常出沒于桂越邊境，有時深入越南，突擊法軍，使法人對之時生畏懼，清廷稱之為游勇。張對陸的幫助不少，因此陸對張的感念頗深，兩人交情亦厚。

陸任兩粵巡閱使，操兩廣軍政大權，莫榮新又任廣東督軍，莫乃決定在廣東擇一個富庶的縣長缺給張錦芳，俾他得多幾個錢以娛晚景。適有東莞縣長出缺，東莞在廣州府的五大縣中，算是錢糧較多，收入豐富的縣份，莫榮新遂命霍汪委張錦芳為東莞縣長，張乃將其所統的三營交給其子接管。

張錦芳到東莞接任未几，又值粵海道尹缺出。原來這個粵海道尹是由北京委派黃典章充任，黃是廣東人，北洋政府以為他熟悉廣東情形，可以由他對一些廣東的軍政界人做聯絡工作，又以

粵海道尹衙署設在广州，更容易向各方面活動，但黃典章受任后先到香港，探悉廣州是群雄聚處，政出多頭，尤其勢力最大的桂軍是抗拒北京的，萬一時局變化，難免牽入漩渦，甚至身命不保，因此徘徊香港，遲遲不敢到廣州接任，粵海道尹一缺，原是承上轉下之官，既無兵力，又無財權，不起什麼作用，更沒有什麼油水，當時權貴都視為無足輕重之缺。因此不另委人，只派東莞縣長張錦芳暫行護理，如此處置，既可敷衍中央，表示他們仍尊重中央用人行政之意，又可以對廣東人表示其用人不分省界的“大公無私”，張錦芳因此得由縣長而道尹，借着粵海道尹的職作橋梁，而獲任廣東省長，為時僅僅半年，可說是適逢其會，难怪當時人們說張是“冷手執個熱煎堆”了。但張任省長僅數月，楊永泰便運用手段以一個學者的姿態，接任廣東省長。這就是粵人所稱為莫楊時代，直至1920年粵軍回粵，莫、楊才去職。

霍汪任省長與張錦芳任粵海道尹時，兩衙署相距不遠，張、霍之間時有過從，兩人感情極為融洽，談天說地，毫無拘束。有一次張到省署與霍相見，霍撫摩着張頸背的疤痕，問其故，張說，我在清朝時，由廣西的鎮南關（睦南關）偷進安南邊境，不斷襲擊法軍哨所，某次被法軍圍困，無法覓食，曾盜一雞充飢，所以人多呼我為“偷雞張”，我亦不以為忤。那次被圍，無法逃脫，竟為法兵捕獲，指定我是土匪游勇，為陸榮廷的黨羽，因而將我判處死刑，拉往殺頭，但殺不斷，幸得生還，逃回醫愈，疤痕仍在。張又問霍的額上何以亦有疤痕，霍不假思索，很爽快地說：十余年前我做土匪時，搶劫新興天堂墟一當舖，被人斬了一刀，幸得不死，而疤痕尚存，相與一笑而罷。

1962年5月5日

## 日本投降前夕蒋介石与重光葵 的一次谈判

杨紹权

在抗日战争时期，大汉奸汪精卫谈到中国将来的局面，总搬出这样几句话：“在和平、反共的原则下，两个国民政府合流”。他的这个意愿，在日本法西斯崩溃后的蒋统治区里，确曾实现过。事实证明，“两个国民政府合流”，就是那些大、小汉奸摇身一变，成为蒋王朝的高官，步步高升地继续压在人民头上施威作福。这不是偶然的事情，早在日本宣告降伏以前，重庆的蒋介石和南京的陈公博已经勾勾搭搭通了气息，把“格局”布置就绪了。这件秘密进行的事，知者不会很多。

一九四五年五月，德国法西斯在欧洲战场上被苏军击溃，希特勒统治政权宣告寿终正寝。这时，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眼看风头吃紧，估计到苏联在复灭了德国法西斯以后，会有力量来和它作战。明知“孤掌难鸣”支撑不住，准备把它的军队从中国占领区撤退，和重庆讲和。乃于是年五月上旬秘密派遣重光葵自东京飞赴重庆，面见蒋介石商谈“和平解决东亚局势”的问题。会谈的结果，根据有关方面当时透露出来的有：（一）日本政府愿意从中国占领区内实行撤兵，并把东北、台湾交还重庆政权，即“恢复甲午战争前的状态；（二）中日双方共同承认朝鲜的独立并尊重其主权；（三）